

□往事悠悠 卢江良/文

温暖的村庄

那年秋天，我供职于一家文化类杂志社，因为要策划一篇地域文化稿，在当地一位学者的陪同下，赴一个山区村庄考察。那位学者，是一所高校的中文系主任，老家就在那个村庄。

那个村庄，离城里有些远，相传大禹妻子涂山氏就葬于那边。时隔多年，我对那个村的印象已模糊，只记得四周山岗耸立，溪水环绕，古建形态繁多。

在那位学者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村委办公室，相关负责人热情接

待了我们，并提供了一份今人编译、乾隆三十五年(1770)撰稿的禹裔宗谱中的“名人传”。那份传记一共收录了60余位禹裔及他们的生平事迹。

应该说，那个村历代人才辈出，有封疆大吏、地方圣贤、能工巧匠、学者木士、英烈贞妇等。他们中有的保卫国家，有的守望家乡，有的乐善好施，有的克尽孝道。那份传记，不仅是一部宗族史，更是一部精神史。

鉴于时间关系，我无法细读那

份传记，只是翻阅了一下，但有一位禹裔的事迹，深入到我的心坎。可以这么说，那位禹裔在那批“名人”中间，并不怎么“耀眼”，既不贵，也非富，还不出名。而且，那位禹裔的事迹，记得极为简单，只有短短几句话，加上标点符号，总共不超过50个字：“茂阳公乐善好施，每当风雪交作的时候，往往登上高楼远望，看见有烟火不冒的人家，立即给予帮助。”

由此，让我联想到，国内有那么几所高校，通过分析学生在校刷

饭卡数据，比对困难生库，并结合学生综合表现，找出每月在食堂吃饭次数多、但每天消费低于平均值的贫困生，“偷偷”地往他们饭卡里打钱。

那位禹裔与那几所高校，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，但前者的“善举”与后者的“措施”异曲同工，他们不需要被资助方提出“申请”，也不必对他们进行“公示”，却以精准的方式摸排出真正的贫困者，并进行资助。

那次考察之后，我再也没去过那个村庄。然而，这几年来，那位禹裔的善举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天下午在那个村庄游走，迎着冷风，为了取暖，我甚至还一度用双手抱紧自己的双臂。可此刻，在写这篇文章时，因为那位禹裔的善举，那个村庄在我心头瞬间变得无比温暖。

□生活时空 王增林/文

钓竿打捞起的小河记忆

不久前，我带着几个孩子回了一趟老家。孩子们欢快地在门前小河里垂钓，找钓位、撒鱼饵、打“食塘”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不一会儿，有所斩获的呼叫声，便一声连着一声，传入耳际。

对钓鱼素无兴趣的我，看到他们在小河里甩钩垂钓，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荡漾开来。几十年来，门前名唤“小二仓”的小河，经历了由清到浊、再由浊到清的“生死轮回”。

小河陪伴着我长大，我童年的欢乐，大半拜“小二仓”所赐。

小河不宽，水面十来丈。早先，每年进入早春二月，岸边的苦楝等树木次第发芽。南方回归的燕子，成群伫立枝头，呢喃对话，喳喳叫个不停，喜鹊，在树上跳跃腾挪。河坡上，草色青青，芦荻初生，野花摇曳，蜂蝶飞舞。河水明净，清澈见底，碧波荡漾，青荇招摇。时见纤细瘦长的小白条，摇头摆尾，身段健硕的鲫鱼，在浅水处磨集，一见人影晃动，倏忽间如飞箭一般四散。

麦收以后，小河就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、戏水天地。村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，没事就在小河里扑腾，下河游泳戏水，成了大家的生活日常。所有人的游泳本领，都是无师自通，扎猛子、狗爬式，样式完全没有章法，怎么痛快就怎么玩。

这样一条生生不息、人见人爱的小河，前些年，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，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河水颜色

先是慢慢变深，继而变黑，到后来竟深黑如墨。岸边，柔嫩的矮草先行枯萎，继而粗壮的芦苇，由根向上渐渐变黄变黑，到后来，鱼虾也变得无影无踪。逢上雷雨将临、气压极低的时候，一阵阵酸臭味便从河里散发出来。

大家心知肚明，是他们自己把它“作”坏了。村头新开的酱品厂，加工腌菜，在给家家带来财富的同时，也把未经加工的卤水排放到河里。咸涩的卤水，熏坏了花草，赶跑了鱼虾，把清冽可鉴的河水，变成了臭秽难闻的死水。这种状况持续多年，让傍河居住的乡亲们感到，在享受丰厚回报的同时，大自然带来的“反制”，同样让人无法忍受。

前年冬天枯水期，我回村看到一纸“通告”贴到了村口。父母告诉我，镇里专门落实酱品厂污水处理和排放方案。过了几天，河道治理工程启动。一个多月后，整个河段面貌焕然一新。镇里还实行“河长制”，落实管河责任。

就这样，小河的命运经历过一个生死轮回，实现了升华与蜕变。河边的草又绿了、水又清了，鲫鱼、白条回来了，久违了的鸟雀又在树丛里安家了。

“吃鱼喽！”小半天功夫，孩子们提着鱼桶回来了。看着满桶的鱼，我们这些见证过小河前世今生的人，都为它的新生感到高兴。



丰收在望

李陶 摄

□大地风情 郑凌红/文

山物惟错

古书《禹贡》里有一句话，叫“海物惟错”，说的是海里的水族多，海边人有海味。买过一本文友推荐的书，也叫《海物惟错》。由此，不禁也想为自己的家乡写几句。

我的家乡开化，位于钱塘江的源头，山货多，老百姓的口福多是山珍，只是他们不曾张扬。山里人靠山吃山，所见所食，在外人眼里也许并非稀奇，但在自个儿心里，却是压箱底的口欲之欢。说起那些菜品来，可谓如数家珍。一道菜，加了地方名称作为前缀，必有特别之处。这种特别，是一个地标，也是按耐不住的自信。

自打记事起，我就对“煲”情有独钟。土话叫炖锅，一来容量大，且热得快，能保温，开合之间，有浓浓的人情味，更有说不出的好味道。这味道，在眼，如烟缭绕；在鼻，香气阵阵；在耳，突突作响；在口，蠢蠢欲动；在心，呼之欲

出。再则是入锅的菜不讲究，这其中，木耳、香菇、笋干是三大主力，其它的诸如金针菇、鱼干、野葛粉干等都是副手，全凭主妇当天的心情。

味里的道，我曾努力追求，试图破解。虔诚之心，坚守至今。这条道，离不开山的脉络，离不开轨迹里的光影。多年前，我的办公室位于城之东，对面之山称金钱山，相传有金、钱两位道人曾在此修行。城之北，有重镇，数十里而已，曰：马金。镇东有天童山，久负盛名，唐宋皆有名士修炼，传奇色彩多在布衣推杯问盏、划拳猜令之间。然，最耐人寻味、陌生好奇的便是城之西南的杨林。

杨林是边关重镇。水墨杨林，边隘风情。最先的感觉是一个人，《水浒传》里的锦豹子杨林，策马探路的先行者。而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杨林，就有这种气质，有侠客的豪情，也有行事如风的飒爽。在风雨交替中，穿越迷惘，走向山头，一往无前。况且，它还有一座山，叫南华山。南华山是幽深的，让我怀疑这里藏有豹子。事实上，山里的风物有动有静，动的是飞禽走兽，静的是山珍奇果，以及藏着的道。怀玉山脉东西跨越百余公里，南华山在东，是苍龙，三清山在西，是白虎。与远方的龙虎山遥相呼应，道道相通。然三清山玄妙，名头大。南华山

却内敛，深不可测。这里来过大将军，追过吊睛虎。这里也有络绎不绝的问道人，溪上搭桥，观鱼自得。这里自然也有附近的村民来采野果、寻山珍，饱肚囊，解烦忧。

所幸，野生菌也会下山、进化。木耳、香菇经人工栽培，在餐桌上留下了一道道传承的记忆。黑菇、黄笋、清泉、筒骨，是古老山民确信不疑的滋补佳品。起的初名叫南华山菌煲，传得多了，食物有了地域的包容性和扩展性，唤作钱江源山珍。其烧法，至简如道。起锅，入山泉，葱姜，倒筒骨，小火慢炖成汤后，筒骨和汤装入砂锅，放各种山珍，加盐，小火续炖。两者合二为一，形神兼备，整体为先汤后菌，先硬后软，二道法门。

食物是一种信仰，山珍之珍，珍在本真。钱江源山珍，是味道里的江湖。只是山物惟错，玄之又玄，道在南华。

□抒情天空 周家海/文

五月的风

五月的风
是雀跃的阳光
沿乡野一路奔驰
浓郁的麦香
就沉浸在了一场
前所未有的热恋中

五月的风
是无形的云朵
从天而降
栖于树梢
轻轻吹口气
立马就不见了踪影

五月的风
是奔跑的使者
柔若无骨
却无惧垂柳的枝条
挺身来做切割手术
转瞬就疗愈了伤痛

五月的风
被阳光和花香附体
遽然变身成灼灼燃烧的烈焰
点燃世界的葱绿和葱茏
同时去煨熟一个
夏日刚开启的绚丽缤纷的长梦……

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·盖茨曾说：“小成功靠个人，大成功靠团队。”这说的是团队的力量。

最近看的《三国演义》主要讲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历史风云。书中关羽也好，诸葛亮也罢，哪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角色，但如果没有一个团队的话，是不可能走得如此远的。书中吕布虽拥有出色的个人能力，能以一敌三对抗“三英”(刘备、关羽、张飞)，最终因不懂团队协作命陨乱世。而刘备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却最终与曹孙两家三分天下，靠的是与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等人协作。“诸葛”计可安天下，“五虎”武可定乾坤，刘备虽文武皆不如，但其心怀百姓为团队找好了定位，谋划了方向。

上周，老师让我们演课本剧，本来我想演单打独斗的《景阳冈》，可后来看了《三国演义》，我明白了团结与智慧的重要性，加入了一个演《草船借箭》的六人小组。这个小组分工明确，有剧本师、导演、演员，甚至还有道具组。到了演出那天，还没上场，同学们看着我们抬椅子、搬桌子，就知道此戏不简单。而我们忙前忙后，十分紧张，因为这本身是一场“老牛拖破车”的小破戏(“老牛”是导演，“破车”是其他演员、道具组)，桌椅是临时加的，所有人都很忐忑。

好戏开演了!“我们要怎么做?”“鲁肃”满脸焦急地问“诸葛亮”。“我们只顾饮酒作乐，你们(战士们)赶紧擂鼓呐喊!”“诸葛亮”不慌不忙地说。刹那间，鼓声、呐喊声响成一片，似有千军欲攻曹军……

“我看，第一名非这场戏莫属了!”演出结束时，我听见台下有人窃窃私语。到后来老师大大表扬我们组的团结协作精神时，我们都欢呼雀跃。“小破戏”升华成了“情节大片”，我意识到了团队的力量。

团结，可以让微不足道的蚂蚁搬动远大于他们身体的食物，可以让装备简陋的军队打赢几乎不能打赢的胜仗。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团结的力量，已经深深刻进我的心里。

□作文园地 宋奕辰/文

团队的力量

读《三国演义》有感